

风月总无边

暗香,动了心弦

◆ 何菲

听上海评弹团团长高博文唱祁(莲芳)调倒是第一次。

“树头树底觅残红,一片飞西一片东……”在新专辑《暗香·动心弦》里,《怨东风》被他演绎得悱恻迷魂,离人的幽怨凄切用气声唱法表达,转腔复杂,影影绰绰,如倚烟榻,让我嘴里突然有了1969年勃良第伏旧园黑皮诺红酒的味道感:略带动物皮毛的骚味,有一点仙气和鬼气,不可摇晃酒杯,仿佛一摇晃就会如烟般消失。

《怨东风》的声场打得并不很开,不过氛围、节奏、细节颇有高级感,需要悉心体会琢磨。我虽喜爱评弹却不求甚解,只感觉祁调的吞吐转合是最难把握精髓的,有种极阴性的美感。时而醉生梦死,时而佳期如梦。失眠人喜欢祁调,因祁调是公认的催眠调。

当年我第一次听高博文专辑时,就被他的严调的《杨乃武·密

室相会》抓住了,记得那是黄梅天,我正在吃一颗温润缠绵的苏式奶油话梅,整个场顿时有了情切切意绵绵的味道。人是要有了点年资才能体会出评弹的好的,年少时听只觉得昏昏欲睡,意志溃散,如今却感慨它游丝细腻,艳绝江南。在新专辑里,高博文唱了严调的《月》,脆弹Q软,洒脱飘逸。

我的最爱仍是蒋(月泉)调。蒋调旋律优美,轻游慢转,优雅凝练,1959年上海文化广场评弹演出,万人观看了蒋月泉先生的《莺莺操琴》。20世纪30年代蒋月泉《离恨天》弹词开篇的成功,标志着早期“蒋调”的形成,新专辑里,高博文演绎的《离恨天》,深沈舒缓,稳妥大方中带有灵动感,吐字行腔格局出众,貌似匀速,实际上有着微妙分别,在流畅中转折,在转折中流畅,风流蕴藉,清脱动人,让人更加喟叹“白首偕老始终

一,圆满能有几许人”!

围绕“风、花、雪、月”展开的《暗香·动心弦》选曲疏密得当,唱片有反复欣赏的潜质,也有收藏价值,遗憾的是装帧较为简陋,有点锦衣夜行。

芸芸评弹演员中,高博文的辨识度在于灵性和知性,因此能对评弹艺术有更进一步的理解和造诣,也因此有底气驾驭复杂多变的流派。看似随心所欲信手拈来,但总脉络是不变的:一气呵成的整体优雅。高博文的音质虽流畅顺滑,却不至于研磨过度而显得过于干净高亢,而缺失颗粒感。他的声音与气不算最强壮,却平衡成熟,刚柔相济,有极强的久存潜力和回味空间。

听了几天后,我确信这张专辑与欣赏者之间,能够不经有形连接,就达到无形共振,仿佛官知止而神欲行。我无力使用更贴切精准的文字对其进行深入的和合,也将止步于某道门坎之外,但这遗憾同样妙不可言。

总是想得太多

金色的唏嘘

◆ 戴蓉

买了两块旧的福建金漆木雕花板。同样尺寸的花板,有喜鹊登梅、八宝桃李元宝花和海棠迎春,我挑了线条最简单的海棠迎春。卖主说收藏的旧物太多,家里地方又小,老太太不住地唠叨埋怨,只好出售一部分藏品来换取耳根的清净。

这海棠花板年代已不可考,不过从金漆的氧化程度看,应该是有点年头了。福建的金漆木雕工艺繁复,木胎成型后先髹漆,然后在漆底上经镶嵌、雕填、彩填、罩漆而成。金漆木雕于我并不陌生,在闽南的一些老宅子里,窗棂、入户门、雕花床、箱柜上雕花随处可见。雕着人物、山水、花鸟、甚至诗词的花板布局繁密却不杂乱,看不出过分雕琢的痕迹。

给海棠花板配了深色的框子摆在架子上时时打量,发现它在夜晚的灯光下尤其好看。我家的白纸灯罩已用旧,于是夜里整个房间的色调是暖黄的。我有一幅镶了金箔的漆画,每次眼角的余光扫到时,总觉得屋里撒进了太阳淡淡的光辉,然而多半只是错觉。我总惊讶那小小

的漆画如何收集到这么多光线来反射,如今突然明白了那是金色在黯淡背景中的奇效,它几乎自己能捕捉亮线,然后不动声色地朦胧返照。

也许是年龄到了的缘故,我慢慢地喜欢上了金色,也许是企图从那华丽里借一点光。美术馆和博物馆里默不作声看展的那些人想必也和我一样,踩着自己瑟缩的影子,眼里却映着橱窗里花鸟、人物、器物上的丝丝金光,既贪婪,又仿佛担心会被灼痛。

狭小的现代公寓里,无论如何巧妙构思,把一整扇老式花窗挂在墙上都显得突兀。而巴掌大的海棠花板不至于引起这种担忧,况且它并非巧立名目的所谓“新中式”,而是曾经实实在在地镶嵌在某个地方,捕捉过多少自然的光亮和讶异的目光。这经久不凋的金色真让人唏嘘。



本埠生活录

一晌贪欢

◆ 石磊

之一,高先生用心拣的馆子,刚好是我喜欢的,那间冰蓝色的华堂,客少少,风致嫣然。坐下来,高先生闹着要啜醉青蟹,相熟的经理百般解释,如今没有牌照,不能做这个碟子了。

大病初愈的高先生意外地健谈,不知如何讲到了家世,原来伊外祖父是汪亚尘,外祖母是无锡荣家的小姐荣君立,一餐饭饭,讲得兴致盎然,还将美术史讲了一遍,有往事里的老谋深算,亦有清夜里的踏风而立。

夜渐渐深沉,慢慢就讲到了老友陈逸飞。高先生讲,陈逸飞去世的时候,小儿子只有八岁左右。某年,与这个孩子一同搭飞机去美国,小孩子在飞机上找他玩。高先生问孩子,看什么书呢?小孩子答,我看的书,你看不懂的。高先生笑,我中英文都看得懂,你拿来我看。小孩子拿来了,高先生瞪目,真的看不懂。这个孩子在看的,是经书。

之二,去看王艳平的展,艳平收藏的东西非常有意思,人呢,从前是中央芭蕾舞团的首席。展的名字叫做“龔缘”,艳平收藏了二十年,很别致,收一个“龔”字。青花瓜瓞绵绵的龔字碗,四龔的铜钱币,盘龙龔字锡茶壶,龔字云肩,龔字瓷帽架,龔字汤碗,龔字茶托,龔字鼻烟壶,蒸蒸日上欣欣向荣龔字暖水壶,龔字邮票,龔字水烟壶,真真花团锦簇,喜

气洋洋,我这样与龔字早已无缘无感的中年老人家,一步踏入展堂,亦不禁哑然与欣然。

艳平陪我看了她收藏的600多幅结婚证书,叹为观止。人生里的这样一幅纸,悲欢离合,让人唏嘘不尽。

芭蕾舞者出身的艳平,某年某月的某一天,忽然就迷上这个龔字,中国字里的第一美字,像一颦双入舞,美得肝肠寸断。从此,凡是带龔字的玩意儿,都抱回家去。艳平说,光是龔帽,就有600顶。手舞足蹈地讲给我听,要是有机会,做个龔帽的展呀,600顶帽,简简单单地展起来,展厅里放义大利歌剧咏叹调,啧啧,赞死了……我听了不免神驰,到底是芭蕾舞者出身,略略几句,就讲得大有舞台感,这样子的声情并茂,我是如此地喜欢。

美食需要说法

冬季滋补汤

◆ 钟洁玲

又到喝汤进补季节,简师傅推出“节气养生汤”。

简师傅的微信名叫“长缨在手”,凛然有股大将之风,加之他履历显赫,厨艺了得,行内朋友就称他为“粤菜将军”。

简师傅曾在北京长安俱乐部和上海金茂君悦酒店,这两座奢华地标担任主要角色。

为何叫“长缨在手”?他说,这是纪念父亲。父亲是他心中的“功夫大王”:打咏春拳,耍红缨枪,以一挡五十没有问题。家里悬挂着父亲的练功袋,人家用的是沙袋,父亲用小钢珠袋,这样来练拳。小时候,父亲令他学过功夫。练站桩,在他双膝上放两碗水,后背旁燃一根香。背稍弯香头就触到皮肤。半小时内,如果这两碗水倒地,父亲就用地上那捆柴打他,把一捆柴打断为止。这样严酷的父亲,他怀念。

偏偏,简师傅遇到的师傅也严厉。比方你问,师傅,这道菜怎么做啊。师傅就生气地反问:我做过没有?我做的时候你看了没有?看了你还问?自己动手试!

等你反复失败之后,他才告诉你某个细节有问题。

广东人爱喝汤,粤汤水的关键是根据节气调整药材配伍,一个好厨师一定懂点儿中医。简师傅的“节气养生汤”包括:有疏肝解毒、舒筋活络功效的田七鸡骨草炖鹌鹑;有健脾祛湿、养阴润燥功效的土茯苓生地炖瘦肉;有护心血管、益心气功效的郁金丹参炖乌鸡;有滋阴养颜、补肝肾阳功效的金钱莲花胶炖鲍鱼。

他说,每一盅炖汤都不止是“上等原材料+山泉水”这么简单。炖汤里的水是高汤。用老母鸡、猪腱、火腿、海味等60斤材料+100斤山泉水,熬9个小时才炼成一锅高汤。所有炖汤都以它作为汤底。

有人抄了汤谱自己做,喝后燥热流鼻血,问简师傅怎么回事。简师傅大笑:患感冒和咳嗽的不能喝补汤。汤还要分体质而定,炖汤的手法又分原炖和分炖,如北芪党参炖乳鸽,要放桂圆、杞子,得先把这两物用热水泡两分钟,等汤炖好再放入加炖15分钟就不会上火了。

我指着菜谱上标价38元的鹌鹑炖太子参汤问:“如果在长安俱乐部,这样的汤卖多少钱一位?”简师傅微笑着说:“那我们会把这个太子参换成两根虫草,即可卖过千元。”



钢笔画世界

卢森堡街景

杨秉辉 画\文

卢森堡大公国位于欧洲西北部,德、法及比利时三国之间,面积2586平方公里,约为我国的1/4000,人口约6万。法语为官方语言,居民几乎皆信天主教。卢森堡为金融之国,有“存款保密法”、并免利息税。故世界各地的银行在卢森堡皆有分支机构,欧洲联盟秘书处设在卢森堡,一些国际组织如欧洲煤钢联盟、欧洲投资银行等甚至将总部亦设在卢森堡市。故其国家在国际事务、金融活动方面影响颇大。首都为卢森堡市,图为市中心区街景。

转角遇见你

猫

◆ 王蓉

闲时翻看老画册,丰子恺很喜欢猫。先生在那里习字作画,一只小猫端然卧于他的肩头,安安静静盯看。冰心先生喜欢猫,坐在阳台读书,一只大猫蹲坐于桌角,阳光下,眼睛眯成一条缝,偶尔与先生侧脸而视,深情款款,好一只温情似水的肥猫。墨塞先生酷爱猫,养了好几只,花色各异,有一张他与猫的合影十分有趣——主人匍匐在地,盯着他的猫,笑眯眯地跟爬,那猫像不知从什么地方走出来,漫不经心地踱来踱去,头也不回,根本对主人不屑一顾。海明威无论游泳洗澡还是吃饭睡觉,一定带着他的猫,寸步不离。

幼时我家住学校大院,奶奶养过猫。一只叫“紫藤”,是学校老师送的,他家猫下了一窝猫仔。记忆中,每到紫藤花开季节,父亲要画一回。画老藤用一种笔,画紫藤花又是另外一种。父亲喜欢用大笔画很细很细的线,很小很小的叶片。小猫咪送来时刚刚断奶,浑身毛色黑黄相间,四蹄雪白,静静蹲在边上,从头盯到尾,一声不响。只要父亲提笔写字或作画,这小猫无论身处何处,立刻奔过来,脚步还不稳,跌跌撞撞。我奶奶笑了,干脆就叫“紫藤”吧!

隔壁邻居也养了一只猫,名曰“保皇”。特殊年代,因为“派系”不

同,他的主人有天拉回家一平车青砖红瓦,堆在我家院门前,垒砌起一堵高墙,墙头插了一块木牌,上面猩红两个大字——“保皇”。虽有一墙相隔,每到春天,“保皇”每天准时跳到我家长院,对“紫藤”进行死缠烂打,摇尾摆臀,百般献媚。我奶奶把枯枝败叶仔细地收拾收拾,沿院墙根种了一圈花草,大雨润开花时长得很高很高。可惜,落花有意流水无情,爱情之事,往往难成夙愿。“紫藤”对“保皇”,从来不屑不耳。

父亲曾给我画过一次猫。八尺的宣纸对开,猫咪只只生动,像要从纸上一跃而下。父亲画猫挥笔一蹴而就,黑色底子上用一点点金色,快速勾笔,轻点。真好看。再画一只,黑灰一身,两眼金黄,让我想起《幽灵古堡》中的那只老猫。记得有次,父亲刚画好一幅猫咪扇面,“紫藤”不知由哪里窜出,忽然一跃,墨盒被打翻,扇面上一团乌渍。来不及呵斥,罪魁祸首早已逃之夭夭。看看眼前团团乌墨,父亲皱眉深锁,想了一想,提笔左右开弓,改画一幅“张飞脸谱”。

各种动物里,似乎唯独猫,属于“唯我享乐主义者”。猫的鼾声很可爱,呼噜呼噜呼噜,井然有序。我奶奶以前总说,“睡猫打呼噜,家家有不同。”有啥不同?嘿,偏不说了。

诗歌口香糖

无题(495) ◆ 严力

- 医生说她的身体该向糖请假了
可因为繁缛的部门等级原因
她最多能约见到糖纸
- 有那么几次
当我从土坡上冲下去时
感觉到后腿有一股
追逐兔子的力量
- 人们经常会发现
因休假而产生的身强体壮的烦恼
- 很多酒的名气
比它的度数高
明星也是一样
- 酒浪永远拍打着杯沿
也许是因为人类的嘴唇
永远在上空盘旋
- 物质每年都会几次
把流行的广告词
修改成日常的打折诗
- 别相信绵羊部队的说法
因为狮子从没带领过一群
会走动的干粮
- 我遇到的某个酒鬼
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记忆
他拍我的肩膀时
像拍一个酒瓶
- 很多修理河山的手法都类似刑具
因为人类只会用人类的方式操作
- 自身修养是多年酿造的酒
要拧开行为的瓶盖请人喝
- 酒杯不分肤色
沉醉不分国度
这让我相信
人生还是有希望的